

MUSIC LOVER

音乐爱好者

May 2024



卡米尔·托马斯

自天空而来的心灵琴音

CAMILLE THOMAS

“让子弹飞一会儿，时间会改变一切”
钢琴家孔祥东独家专访

青天明月知

永远的“披头士”

道不尽的长安
在音乐中穿越千年

瑞士小镇：古典音乐狂热



Anton BRUCKNER
String Quintet in F major • String Quartet in C minor
安东·布鲁克纳
F大调弦乐五重奏 // C小调弦乐四重奏

2024年5月号 定价28元



ISSN 1005-7749
国内统一连续出版物号 CN 31-1132/J



(Patrick Peikert)同时执掌着克拉拉·哈斯姬尔国际钢琴比赛(Concours International de piano Clara Haskil),是一位著名的艺术管理者。他带领团队以不多的预算走出了一条新路。音乐节学院的负责人安娜·冯·吕纳堡(Anna von Lüneburg)女士送给我一本关于学员的宣传册,里面三十五名学员的介绍、采访无一遗漏,让人仿佛认识了这个朝气蓬勃的群体。我又偶然瞥见了她手中极为详尽的日程表,可以看出他们的工作是多么踏实和细致。当地人也欣赏他们的工作,虽然没有大型酒店有能力赞助长达两周的几十间房间,但每个酒店支持几间,音乐节便以“众筹”的模式顺利开展。



拉绍德封

如果不是埃吉尔(Alexandra Egil)女士,我恐怕不会想到访问这个城市。

我在采尔马特遇见她。她像瑞士军刀一样多才多艺:编辑专辑、翻译、写书,同时为好几个音乐节和比赛工作,而且她事无巨细、面面俱到,可

称为楷模。成熟的女性常趋于保守,但她极富热情、喜欢麦昆(Alexander McQueen)的服装,她的身上呈现出一种迷人的优雅与活力。

她十分热情地邀请我去拉绍德封(La Chaux-de-Fonds),想要展示她所在地区的美好。由于奢华手表离我太远,所以我对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制表中心之一所知甚少。她介绍说,拉绍德封的音乐厅是世界上最完美的音乐厅之一,Philips、Decca、EMI等知名唱片公司在这里录制了美艺三重奏(Beaux Arts Trio)、阿格里奇(Martha Argerich)等顶级艺术家的近五百张唱片。我又查了一下资料:这是建筑大师柯布西耶(Le Corbusier)的故乡,的确可以去看看。

精密与渴望

拉绍德封其实并不是什么名不见经传的小城。早在1867年,马克思在《资本论》中就把拉绍德封及其生产体系作为高效工业化的一个例子。当时,这个小镇生产的手表数目是日内瓦所有工厂产量总和的五倍。

当时的小镇呈现出不同于其他城市的面貌:从十七世纪开始,不同信仰的手工业者就带来了新的技术和社会主张。在1794年那场毁灭全城的大火之后,居民们选择了更理性的规划:一条条街道像棋盘一样泾渭分明;建筑窗户很大,以便得到最大限度的光照;手工业者在家里的工作台上工作,制造出成千上万个手表的小部件。镇子像工厂流水线一样,一个工序套另一个工序。如今,整个镇子已经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为世界文化遗产,既因为它展示了人类生产从手工生产向一体化制造业生产演进的过程,又因为这个模式在镇里仍然活跃。

音乐厅(Salle de Musique)落成于二十世纪五十年代,这可能是拉绍德封最好的年代之一——第二次世界大战刚结束,差一点摧毁整个镇子经济的石英表还未发明。镇子富足且乐观,居民们决定建造一座一流的音乐厅。借鉴小提琴制作工艺,采用了大量胡桃木,音乐厅的声场甚至超出预期:这个拥有一千一百八十七个座位的音乐厅凭借其非凡的音响



01



02

效果，迅速成为世界典范，音乐厅的完美无瑕亦成为当地精密钟表制造业的最佳代言。在这个音乐厅表演过的音乐家名单足以构成一部二十世纪音乐史。我在这里试着唱了唱，当我努力让在场的几名同事印象深刻时，音效并不令我满意；但当我松弛下来，似乎整个音乐厅都在回答我。也许这也是一种启示吧。

建造音乐厅绝非某个人、某届政府的一时冲动。瑞士山区的冬天很长，工人们在工作之余，往往组成自治乐团并且经常组织表演。他们也邀请有名的艺术家，其中就包括圣-桑，他当时演奏的管风琴如今还可以看到。当地人早就觉得需要有一座更好的音乐厅。实际上，音乐厅隔壁的蓝色时刻（L'Heure bleue）剧院历史更悠久。这座落成于1837年

01 柯布西耶为父母设计的住宅，因其白色的外墙被称为“白宫”
02 蓝色时刻剧院是瑞士不多的意大利式剧院

的新巴洛克风格剧院至今保持着原貌，乐池可容纳三十名乐手，最多可容纳五百三十一名观众。拥有一百三十一年历史的音乐协会（Société de Musique de La Chaux-de-Fonds）拥有自己的演出季，很多演出都是国际水准的。音乐协会主席林德（Olivier Linder）曾骄傲地说：“拉绍德封在获得自来水之前就发展了自己的艺术场所。这清楚地表明，人们需要得到人类特有的滋养——对智力刺激和文化的渴望。”

成为柯布西耶

建筑师让纳雷特-格里斯（Charles Edouard Jeanneret-Gris）1887年出生在这里，故居仍在。他的父亲是表盘珐琅师，母亲是钢琴老师，经济不算宽裕。他在

艺术学院学习绘制表盘，干得不错，似乎将以此度过余生。但曾在布达佩斯和巴黎学习的年轻教师勒普拉特尼耶（Charles L'Eplattenier）受到新思想的影响，希望为学生提供更务实、更全面的课程，不局限于狭隘的表盘，而是拥抱全球性的艺术体验。他带领学生进入自然，观察松树，形成了新的装饰语言。建筑师在回忆十六岁时说：“我的一位老师（一位非凡的大师）轻轻地将我从平庸的命运中拯救出来。他希望我成为一名建筑师。”

在勒普拉特尼耶的担保下，十九岁的让纳雷特-格里斯有机会第一次担当建筑师，他和同学们一起设计了法莱别墅（Villa Fallet）。尽管这栋别墅几经易手，但结构、铁艺、木工仍清晰可见。此后，已经小露才华的小镇青年想去



其他地方看看，勒普拉特尼耶资助了他，但要求他一定要把看到的记录下来，写信分享给不能像他一样远行的师生们。

作为独立建筑师的让纳雷特-格里斯的第一件作品是“白宫”（Maison Blanche），这是他父母的房子，建于1912年，那时他二十五岁。这件作品与他的当地老师们创造的、他亦参与其中的松树风格格格不入，却恰恰实现了老师对他的期许：拥抱世界。白墙和花园在阳光下带有一种南欧情调。经过船舱一样的玄关，我们可以看到玫瑰墙纸占据了客厅的墙面，这是建筑师专为母亲设计的。哥哥演奏小提琴的素描也被挂在墙上。建筑师做了很多结构实验：墙很少，只有一些柱子，所以光线十分充足。不同于很多把建筑当作巨大的画作、一切服从于美的建筑师，让纳雷特-格里斯特别注重居住体验和舒适度。他设计了沙发，据说还为钢琴家母亲设计了钢琴。今日一架德国产的伊巴赫（Ibach）钢琴位于客厅中央，据称是钢琴家当时所用的原件，方便故居举办小型音乐

活动。窗外汝拉（Jura）山脉的风景一览无余。总而言之，这座建筑充满了浓郁的爱。他的母亲在这里生活了七年后去世。一年后，他以柯布西耶之名闻名于世。他强调建筑不只是装饰，他自己也不是装饰艺术家，而是建筑师。

“白宫”经过多次转手。有段时间由于买家把屋顶弄成红色，柯布西耶拒绝承认这是他的作品。2000年，白宫协会（Association Maison Blanche）买下了白宫，并进行了两轮精心的修复。在修复中偶然找到的玫瑰墙纸的一枚残片，重新打开了大师的情感世界！★

提契诺

提契诺（Ticino）与其他地区的不同是显而易见的。火车从琉森（Luzern）一路往南开，上车的男人们穿三件套正装的越来越少，窗外的建筑略显杂乱。被晒得疲惫蜷曲的阔叶树，以及偶尔闪现的棕榈都在提示：提契诺到了。

提契诺人是意大利语瑞士人。虽然提契诺历史上曾属于米兰公国，离米兰比离瑞士任



© Camille Blake

01



摄影：@徐宇

02

- 01 阿斯科纳音乐节现任音乐总监皮埃蒙泰西
- 02 男高音歌唱家博斯特里奇在排练中

何一个大城市都要近得多（只有五十多公里），但由于1803年已加入瑞士联邦，他们自我认同为瑞士人。但他们又自认不同于法语和德语瑞士人，并为自己的身份而自豪。

一个人的音乐节

阿斯科纳（Ascona）